



宿世的情人

梁植

马兰花是老邓（邓稼先）最喜欢的花。其实他喜欢的事情还有很多，听交响乐、看京戏、下围棋、打桥牌，不一而足。他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对周遭的一切，始终保持着如孩童般的纯真与激情。坐在老邓的书房里，一切都和三十年前并无二致：老式的木质地板还在吱呀吱呀地唤着男主人的名字；满满一抽屉的唱片和磁带都眨着眼睛，等那双熟悉的大手再把它们捧回手心；桌上的钢笔和算纸乖乖卧着，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再过一次瘾——仅仅靠几行估值就跑赢了一屋子的大型计算机。突然，许鹿希先生顿了顿，说：“要是没有这个事，我和邓稼先会过得很快乐。”

那个瞬间，我所有的观察、思考和记录都停止了。我只是默然地看着老人布满

皱纹的双手，她也低着头，叹了一口气。我原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问问、聊聊，也许，是不那么艰难的事。没想到，依旧残忍至斯。我错了。大错特错。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我下定决心，要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事情、值得我们以毕生的快乐和幸福为代价去拼搏？

社会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绝大多数人为这变化提供量变的积累，极小部分人为这变化确立质变的保证。质变者需要比量变者更大的勇气、更坚定的信念，往往，更严酷的牺牲。然而，因质变而引发的社会跃迁给质变者带来的不可替代的满足感又岂是量变者所能感受到的？老邓为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的小型化和核能的和平利用所做的工作足以让他在任何时刻

微笑着面对世间。他是幸福的，只是，他幸福的是国家的幸福罢了。

马兰花的花语是“宿世的情人”，乍一听来，似乎难以接受。然当独步于生迹罕至的戈壁之上、目之所及尽皆苍茫之时，若有几点恬淡的紫，欣欣然盛放于世间，风起时翩然而舞、落脚处温润四方，岂非遗世独立之情人唯可比之？许鹿希与邓稼先的情分正是如此。试想这情分透过时光、尝尽沧桑，大爱已将小我变了模样。爱汝之所在，体君之所想，邓稼先、许鹿希，对国、对家，心无怨、情无殇。☞

（梁植，2006年考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文艺晚会主持人，清华大学原创话剧《马兰花开》中邓稼先的饰演者。）